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行走烟台QQ群号:227321056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睹物思人】

## 家信抵万金



贺宝璇

现在,电话代替了信件,微机视频代替了信件和邮寄照片,但是,我和远方的亲人还保持着书信联系,偶尔接个拜年的电话。

一是我嫌手机、电脑有辐射,这是很多材料、医学书上有记载的了,二是我以书信的形式寄托了我对远方亲人无比的崇敬和爱,表达自如,最主要的是用这种方式怀念我的父亲,代我父亲向远方的亲人表达他们对我一家关心、照顾的感激之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我家都已是五世同堂十六口人了。每逢除夕前一天或者除夕这一天,总要收到远在国外的二姐夫和任德国翻译的三姐夫及远在边疆兵团的小姑来信,他们商量好了似的,计算好来信的时间,大都是除夕这天到达,每逢这天收到信时,大都是早晨或者傍晚,父亲总要给邮递员递上一份好吃的,要么吃上一个饺子,要么一点年糕,谢完了邮递员,我们分两桌吃饭的太爷、祖父母、父母、哥嫂、姐妹及侄子、侄女屏住呼吸似地听父亲念家书。

“哥哥如面”每逢小姑父写信总要在开头这样写,那天父亲心情很好,问我我家要我父亲帮助写对联的一个人“如面”是什么意思?那个人不加思索地说:“你们家人都很高兴,见信像见面”。我大侄子比我大两岁,连忙喊:“不对,见信如见面。”父亲听了点了点头高兴地说:“还是我孙子聪明。”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我很后悔,心想:我也会答,我也这样想的,为什么不说呢?如果说了还能看到父亲的笑脸呢!

父亲念着信,念着信眼里含着热泪,他顿了顿,将小姑的信用最简短的话总结出来,伏在耳背的祖母面前说:“妈,俺小妹夫说他们和孩子都很好,现在给您老拜年了,祝您健康长寿!”几句话,使祖母擦起了衣襟擦了擦眼睛,但是,全家人沉浸在思念在姑父、姑姑的气氛当中。我仅见过姑父、姑姑两次面,记得姑姑两次回家,走时都和父亲抱头痛哭,难舍难分,姑姑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了报纸,喜讯传来,全家人像过年一样,包饺子为她庆祝,那年家庭困难,小姑捎来一大包袱衣服,每人一件,我分到一件连衣裙,穿到学校,同学们都说很好看,后来,我才听姐姐说小姑托人从上海买的。

紧接着念二姐夫从国外捎来的信,告诉我们他身在国外,心理却想着家里的每个人,他很孝顺,给父亲捎来了一双大洋皮靴,父亲高兴地合不拢嘴,这样父亲以后办公,打算再也不怕冷了,因为那时没暖气,父亲办公时遭了多少罪只有他知道。

念完二姐夫的信还有小舅从大娟捎来的信,每封信后写明捎来的钱和物,然后由妈妈、嫂子除去给亲戚孩子们的压岁钱和孩子们来年的学费,再在正月间给妹妹、侄子、侄女们买件衣服。然后父母再买点礼物捎点花生、海米和地瓜干给姑父、二姐夫、小舅。没想到,那年给我们念信的父亲竟在两个多月后去世了。以后在三十多个除夕里,我们再没能那样听父亲读信了,看完信后,我只能将大体意思讲给母亲听,或者像父亲那样伏在祖母耳边将姑姑的心声传递给祖母,因为我承认我没有父亲那么大的号召力。

过去,我很喜欢除夕夜,因为既能听到亲人的信息,还能收到亲人的礼物,如今,除夕除了接听拜年的电话外,我翻着那一摞摞的信件,睹物思人,慈祥的父亲您如果现在活着该多好啊!

【童年记忆】

## 梦萦里的小面灯

梁辰

正月里来挂红灯,家家户户的大红灯笼把节日的夜晚装扮得喜气又红火,与偶尔飞升的节日焰火相映成趣。

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元宵节永远唱主角的,是妈妈做的小面灯。

正月十五做面灯是一个很久远的风俗。那用豆面做成的十二生肖面塑,每一个的顶部都有一个小小的凹面,留作装油的器皿。妈妈的手巧,做的面灯那叫一个生动呀!那顽皮的小猴子,那稚拙又不失威武的老虎;那盘成一盘的双头小龙,仿佛吹一口气就能游动起来!我是属猪的,妈妈就给我做一个猪头,大大的憨憨的耳朵;用黑扁豆做眼睛,看起来活灵活现。我们小孩子的营生是用柴草杆儿缠上棉花做灯芯,插在小面灯的灯碗儿上。

傍晚的时候,我们跟着大

人们去拜祭祖坟。在每一个逝去的先人坟前点上一盏小面灯。正月里一般风很大,怕点着的面灯被风吹灭,我们用小手遮挡着,直到面灯上面的豆油慢慢耗尽。

真正的重头戏其实是在晚间。吃过晚饭之后,浑圆的月亮已爬上东山头。把所有的面灯注入豆油,尽管那时是家里的食用油极为珍贵,可在这个日子里一点也不吝啬。因为这小小的面灯寄托着一家人来年的幸福夙愿。妈妈说,你们把自己心里的愿望默念着,等点燃面灯的时候许愿吧!

点燃的面灯是要照亮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鸡灯要搁在鸡窝上面,猪灯放在猪圈顶上,狗灯搁在门洞里的狗窝旁边,最有趣的是小龙虾灯搁在瓢里漂在水缸里。爸爸说:这叫各司其职。

空气中弥漫着焦香的豆油味,小小面灯噼噼啪啪燃烧



着。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泛起昏黄而迷离的亮光,如同梦幻中的朦胧景象。小面灯一盏盏的由亮转暗,一盏盏的慢慢灭了。

用过的小面灯后被切成片片,放在阴凉处阴干,然后会在某一天炖上半锅萝卜丝,吃起来艮艮的,有一股淡淡的焦糊的味道,特别好吃。那时

候家里人多,饭量大,这一顿饭就把所有的小面灯都消灭了。

我们也在这明明暗暗的灯光中慢慢长大了。那伴随着点亮的灯光许下的心愿尽管没有实现,可是那小面灯影影绰绰点亮的时刻,却深深地烙印在心里的最深处,常常在梦萦里闪烁。

【回首往事】

## 高考空档期的年轻人

徐波

近日,同学聚会,为一位恢复高考后成为首批大学生的老同学光荣退休。席间,回首过去,大家感慨颇多。既为时光的匆匆流逝有些许伤感,也夹杂着某种自豪,毕竟,当年的同龄人中尚有一大批因各种原因与大学擦肩而过。

这批年轻人,大多只是在文革前上小学时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而到初中时,整个社会就轰轰烈烈了。即使少數人有机会读到高中,整天也是建校舍、养兔子,真没正儿

八经读几天书。即使当年的考题现在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难,但也足使这部分人在考场上晕头转向。若按比例,考上大学的可谓凤毛麟角。

然而,也是这批生不逢时、正值生命力旺盛期间的年轻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乡村最为活跃的群体。在广阔的齐鲁大地,他们逐渐成为乡村中繁重体力劳动的主力。常年的劳作强壮了他们的身躯,平淡的日子也让他们充分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心智也逐渐成熟了许多。笔者当时在原黄县老家的一个小伙子,平时不显山

露水、寡言少语,却特爱读书,几本翻烂的数理化课本总是带在身边,终于在不可预期的高考第一年成为“凤毛麟角”,背着行囊进了北京。

更多的年轻人因无缘被推荐为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而逐渐丧失了读书的兴趣,各自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追逐。部分出类拔萃者出息成为当时的大队干部,或被推荐到公社成为“三不脱离”,负责“大养其猪”或蹲点包村等;也有的被当地学校请去当了民办教师;还有些家庭成分低的小伙子顺利参了军,成为当时最令小伙伴们羡慕的人。

这部分人与当时主流社会密切合拍,算得上是时代的幸运儿。多少年过去了,大部分供职于体制内的人,珍惜稳定的工作,敬业爱岗,有的还成了当地某区域或某领域的负责人;那些当民办教师的后来几乎都转了正,不少人拥有中、高级职称,过着惬意、舒心的日子。

当然,更多的年轻人一直行走在战天斗地的旅途中,也有属于另辟蹊径的群体。他们

虽不同于那些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体面工作的同龄人,但也决不能对他们的聪明才智小觑。这些人有不少成为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一些人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令人刮目,他们几乎占领了当时胶东半岛乡村中称得上具有技术含量的全部领域,比如操控柴油机、驾驶拖拉机、木工制作、瓦匠建房、成衣缝纫、白铁加工、食品加工……,这是一个心灵手巧的群体,颇受乡人的尊敬,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各自拥有一支队伍的企业老板,开工厂、搞建筑、跑运输……可以说,市场经济在农村的飞速发展,这批人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体制内还是走另类路线的那批看似生不逢时的年轻人,不少在后期岗位转换过程中,通过各自的奋斗,重新拾起了书本,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读完了本属他们青春期应该读的那些书,并取得了相应的学历,补上了那段高考空档期给他们带来的遗憾。

【父女情深】

## 我带老爸去赶集

郝红梅

不瞒你说,老爸是我继父,我们姐弟三人和他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五年前,妈妈临终前把全家人的手拉在一起,病入膏肓的她只能用眼神嘱咐全家和睦,我们姐弟要感恩,一直对老爸好。我们明白,妈妈吃的苦、老爸的养育之恩,我们姐弟没齿难忘。所以,在乡里我们家尊老爱幼是出了名的。妈妈在时,家里采购什么的她一人包了,妈妈走了,我们姐弟买这买那也从不用老爸操心。这么着,七十出头的老爸竟然没逛过隔着十里八里的黄务大集。去年查出老爸有点老

年病,我们想给他老人家增加运动量,特别这会儿单位放假,我有时间陪他出去走走,爷俩特开心。

早晨,空气好阳光好,我带老爸还有两个朋友就上路了。我们不坐车,就为从村里一路走来,看看家乡新气象,这和平日坐车真是俩感觉。瞧瞧,置业的牌子在村边戳起两块了,高楼大厦肯定不远。出村一拐弯便是高铁工地,听说就在这附近设官庄站。到时在家门口就能坐高铁了,真好。我告诉老爸:“到时带你坐高铁!”瞧把他美得眉目那个舒展。

走走望望一小时,来到黄务大集。我先让老爸在表哥摊位歇一会儿,我帮表哥表嫂卖鞋,赶

年集人山人海,试鞋买鞋的太多。于是,我也学扩音器里的宋丹丹报价:“10元,20元,就是20元!”待我热身了,就向表哥告假,带上歇过乏的老爸和自由活动已毕的朋友去逛大集。

先去农具市给老爸买个镐头,摊主要40元,说是张家打造钢口好,好歹讲下两块钱。修路占去一块地,还剩个不大的樱桃园,够老爸锻炼身体了。他现在有退休金,吃穿用我们姐弟全权负责,不差钱,就期望老人家常活动筋骨能长命百岁。提着镐头逛服装市,给老爸买件马甲,就算我这小女儿给他来个加强小棉袄儿。头一件试着有点瘦,又换件,这件合适,老爸要脱,我说:“就穿着吧。”家

要没个温暖,还叫家了?

转过服装市,即是花木市,老爸不走了。平常若不上山侍弄地,老爸就俩爱好:看电视、养花。看见五颜六色开得分外艳丽的杜鹃、君子兰,他没动心,转到那片盆栽茶花,他站住脚。我和老爸目光一碰,就知晓他的意思。行,老人也少不得精神享受,依他,20元买了盆含苞待放的茶花。用兜装了花盆,老爸又给茶花罩个塑料袋,弄得那个仔细,和他呵护孙子一般。

在熙熙攘攘人流中,我们爷俩和朋友多次被冲散。朋友瞧见我背包提镐,老爸手捧鲜花,就高声叫:“别忘了给肚子打打‘牙祭’。”可不是,我立即拉着老爸向卖赣南脐橙的货车前进……

